

Little Shy on Allen Street：中年玩乐团，自在与删减 | 2023金音奖

如果你懂台湾早年独立音乐场景，就会明白他们如今成团，其实横跨了地下乐团转变为产业的十几年岁月。



乐团 Little Shy on Allen Street，成员(左起)苏玠亘、李维翔、刘哲麟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因奉 发自台北

刊登于 2023-10-27

[#台湾独立音乐#金音奖](#)



奇幻故事中的精灵多半被设定为长寿种族，跟人类的时间跨度想像十分不同。千年道行，积累可以从皮肤毛孔透出，宛若平静湖面下躺卧著一座隐而未发的活火山。Little Shy on Allen Street的音乐就予人相似的感受。

这只2014年成立的乐团，去年发行专辑《Suffering》，今年以此入围第14届金音奖最佳乐团。多数曲目都由民谣吉他搭著人声起步，贝斯跟鼓缓缓跟上，然后一过中段风格骤变，效果器一踩，后头紧跟著万千破音奔腾而至，吉他驱动的音乐老派且令人心头为之一振。

Little Shy on Allen Street的“little shy”是大伟害羞低调的个人象征，Allen Street则是纪念他曾在纽约生活的街道。成团八年，晃晃悠悠的发行两张专辑，团员都是已届中年的资深音乐人。大伟（主唱、吉他）参与过熊宝贝，同时是庞克团击沉女孩的团员；维翔（贝斯）也弹过熊宝贝，另外组有Papaver；蛋（键盘、合成器）玩过女孩与机器人和浊水溪公社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组合，现在是Tizzy Bac的巡演乐手；凯同（鼓）则参与了早年的Tizzy Bac，另外也是薄荷叶以及后摇团银巴士的成员。

如果你曾经浸泡在台湾早年的独立音乐场景里，这些名字对你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意义，从上述的聚合离散到如今的Little Shy on Allen Street，中间横跨了地下乐团转变为产业的十几年岁月。



乐团 Little Shy on Allen Street 成员刘哲麟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从2000年迄今，台湾音乐节大幅增加，本地演出市场需求上升，前进海外的机会也变多了，“玩乐团”成为一个可以全心投入的职业。相较于以往野生环境，地下乐团宅录、亲手包装专辑铺货；如今乐团们的“DIY”是更为系统化的，独立音乐人多半自己开设经营两三个乐团的微型音乐厂牌，经手数位发行和各种团务，产业逐渐蓬勃发展的同时，现在的创作者似乎得要更自觉思考策略：用单曲在串流上测试、拍摄短影音、经营社群，积极往一个方向前进。

如此变化听来可喜，但如果市场没有反应，音乐人到了一定年纪，不免也会因为“怀才不遇”变得苦涩。然而Little Shy on Allen Street却仿佛十分有意识地，知道自己这个组合很难企及功名成就。以此为前提，他们的音乐反而听来自然也释然，虽称不上逆向，但大概就是在右驾的国家开著左驾车，自己帮自己配速。

“(Little Shy) 在‘佛系’这个说法还没出现以前就是如此，用一个相对比较没有压力的方式在运作”蛋说，大伟最开始邀他入团，就清楚表明过自己的节奏。创作歌曲的时候，大伟对于未来想像其实毫无画面，单纯是想记录做音乐的各个阶段，因此对乐团发展带著一种“怎样都很好”的正向随缘。

大家在群租来回丢demo，编曲修改都只动自己的部分，以一种自我不向外扩张、自省的状态在玩团。“我们不只不修改其他人的编曲，甚至听完别人丢出来的东西之后，会删减自己的部分，改少一点”凯同举例，〈Loop〉最初是从大伟去台中找凯同jam出一段很短的概念延伸出来，加上贝斯之后，凯同意识到原先鼓编得太满，还得留空间给键盘跟合成器，就主动修掉一些鼓点，听来更清爽简单。

《Suffering》声音空间感突出，段落的转换起伏强弱也很明显，然而在录音前，实际上大概只碰面团练了两次。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，大伟跟蛋都是全职的音乐工作者，凯同在中部传统产业工作，另外经营bpm音乐工作室，鲜少碰面。吉他手钧杰离团，2020年邀请蛋加入，2021年底找上玉成录音室的Andy Baker当制作人，稀哩呼噜地又过了半年，才把demo整理完。

大伟自承并不是一个高产量的创作者，虽然不时有制作和编曲的案子，但除了熊宝贝的〈17〉是跟团员饼干一起填词，所有词曲创作都留在Little Shy on Allen Street了。慢慢累积，靠著网路群组来回讨论修改，尽量维持闲散但正向的气氛推进，宥于时间做出取舍，最后顺利在2022年10月发行。



乐团 Little Shy on Allen Street 成员李维翔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多年前因为友团橙草发片演出，邀请Little Shy on Allen Street演出，这支乐团才从大伟的卧室企划变成一个真的乐团。他们的音乐令人想起Wilco和Neutral Milk Hotel，满是实验气息浓厚的另类摇滚元素。环顾四周，同辈的乐团所剩无几，如今听来反而新奇。凯同觉得“九零、两千年代是我聆听经验的童年，就像很多书写者总绕著童年打转，我以为在创新，其实却是不断回到听觉经验最深刻的那段时间，就像摆脱不了的魔咒，最后只能接受自己的样子。”

蛋认为自己的养份是更流行也更早一点的西洋80年代如Tears for Fears，因此他不会用90年代另类摇滚的逻辑来创作。维翔也补充，虽然他们的音色听感是1990、2000年代的，但歌曲的进行十分不同，可说是新旧交融的成果。

专辑开场曲〈11〉从丝滑的弹唱开始，键盘贝斯鼓依序加入，叮咚清脆，不时点缀一些低传真的噪音，两分半的时候乐句暂歇，只待人声提气一喝，吉他独奏既尖锐又温润饱满，以极大反差攀上高潮。大伟很喜欢Fuzz效果器带来的酥麻破音，也是每首歌曲温和表面下的暗涌伏流。众人提醒〈11〉不是念十一，要念一一：即是杨德昌的电影。大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他跟凯同都是影迷，这就是一首影迷跟杨德昌致敬的歌。

唱歌的时候用其他乐器来服务人声，没有唱歌的时候，器乐就被推往台前，一切对大伟都是很直觉的。Little Shy有很多第一人称视角，对著对方说话的画面。“其实是在对著我自己讲话”听者亦是歌者，大伟习惯把唱歌的人想像成是他人，边写曲边填词，对自己说话。内容多半是自我反省和温言劝诫。

Oh, I sense the time will come, oh well
All I perceive is fear and alarm, think it's ok for me to cry
But I will never let you down, oh well

〈All I want is to Make it Up〉

两张专辑的封面设计皆出自大伟的伴侣Yici亦琪之手，2017年的专辑《Nostalgia》的封面是郑南榕自焚的房间，而《Suffering》则是水泥都市和街头抗争，又用电脑图档的形式把一切框限起来，仿佛只发生在数位世界。《Suffering》的名字是后期才定下的，专辑最后一首歌〈Pills〉唱到：

I had enough from suffering
Pills become a savior for my dream

人生在走到终焉粉碎之前，要面临许多痛苦，如同做了场恶梦。在制作人Andy的坚持之下，蛋从弹奏键盘改成直立钢琴，让整首歌在沉重的间隙保有通透呼吸。专辑最早的暂定标题是Anamnesis（记忆），但核心概念是最初就建立好的：讲述关于爱的情感。制作期间大伟家的狗狗过世了，〈Little Monster〉即是在纪念离去的宠物。〈Pretty Boy〉则是写四位质地相似的团员，都很闷骚，平常看起来外冷内热，却都喜欢表演。

Little monster with beautiful fluffy fur
Elastic footsteps, I know you always stay the same
You jump on me in the morning for my bad breathe

〈Little Monster〉



乐团 Little Shy on Allen Street 成员苏玠亘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属于中年的自在

中年玩团，使力的方式在变化，也更重视身体健康。相较于其他演出是工作，大伟觉得在弹Little Shy的时候，终究会多一些玩心，比较自在，也很享受一起演出的感觉。蛋觉得，比起年纪让人感到超脱，不如说是因为Little Shy的设定如此。一开始就知道大家没有要往高处爬或是赚大钱，该做的宣传会做，想要的演出就去，除此之外不会硬逼著众人前进。但也因为是中年，心态跟年轻时不太相同，所以不会期望把Little Shy当成主要收入，会用其他方式来支撑自己的生活。

《Suffering》申请了文化部的补助，几乎都用在录音工程上，近年压片印刷的费用涨了两三倍，秉持著“没有多余的额度，就不做多余的事”的态度，Little Shy量力而为，不把自己搞得很痛苦。近年部分台湾乐团会将mastering委托给欧美的大师，Little Shy把mastering交由合作多次的Dave Collins，Dave是葛莱美奖得主，经手过玛丹娜、史汀等音乐巨头和圣诞夜惊魂、怪兽与牠们的产地等电影原声带。

听者会发现跟其他2022年的专辑相比，《Suffering》音量小了许多，动态保留得很好，连最后一首的尾端，都能听到歌曲结束放下吉他前的一点余韵。但或许是反差，录音的那一个月很顺利，后制却十分累人。混音的时候，所有人的感官都彻底打开，变得异常谨慎，每天都在进行0.5分贝左右的微调，不希望成品听起来硬梆梆的，近乎吹毛求疵的品质控制，跨海沟通。

“从成果来看，我们用了一种很谨慎且漫长的修正跟妥协，制造出一张听起来很自然的专辑”《Suffering》乍听浑然天成，其实是用镊子一针一线把杂毛去掉，边角修顺，反复淬炼而成。

最后问他们，如果可以，会想要跟谁共演？团员们耸耸肩回答都还好。那会想看谁的演出？大伟想要再看一次Neutral Milk Hotel；蛋之前去追几个欧美老团受过伤，会觉得根本不是本人而是长的很像的cover团，相见不如怀念，还是看线上影片实际。维翔认为现在看老团或许不会不好听，但就没什么意思，更想欣赏后庞新锐团IDLES的现场

年中7月30号，Little Shy on Allen Street巡演来到台北The Wall，请来昆虫白、森准当共演嘉宾，甚至还有两位合音天使，军容壮盛。最后一首曲目〈Saola〉出自第一张专辑《Nostalgia》，反复吟诵“A place no harm you”之后一阵狂轰滥炸，把无限环绕的残响留在台上。上网查〈Saola〉当初的制作credit：有玛莉咬凯利、橙草、SKARAOKE、XICO……，洋洋洒洒的一张清单。

Little Shy on Allen Street不断表示，这个团一路上有许多热心的朋友协助，一齐帮忙赞声，对此他们无比感激。时刻感谢他人、反省自身，专注在自己双手能及的范围，从独立音乐拓荒时期到现在，经历了时间跨度的不同想像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，如今或许看来奇异，但正是四人继续这趟冒险旅程的方法。



乐团 Little Shy on Allen Street 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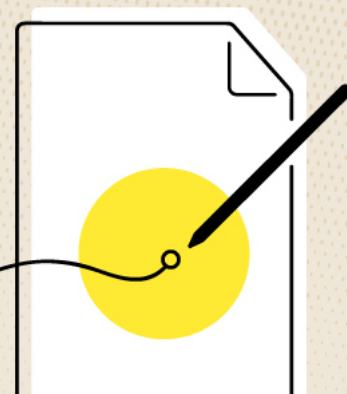
[#台湾独立音乐#金音奖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2023年度用戶調研

填寫問卷，幫我們一起成為更好的媒體

訂閱端傳媒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

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